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唯物史观阐释

谢鹏俊^a, 曾立^b, 刘书雷^b, 沈雪石^b

(国防科技大学 a. 军政基础教育学院; b. 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 长沙 410073)

摘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全新判断,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境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审视也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新质生产力从范畴上依然归属于生产力的概念范围,体现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与衡量标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多重的社会历史动因,它是历史之变的迫切呼唤与主动应变的能动回应的共同产物,形成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必然选择,彰显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统一的时代性。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和社会历史主体来看,高素质劳动者构成了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并通过人民的主体性创造向前发展,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范畴,从学理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系列命题,具有新的理论贡献。它将进一步确证“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理论命题,从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呼唤中拓展“历史科学”的实践成效,从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中有力量回应“两个决不会”遇到的新课题。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人民群众;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F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24)04-026-1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性作用,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1]539},将生产力视为唯物史观的基础性范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唯物史观作为认识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根本方法,在实践进程中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2]65},其中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创新性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的重要节点,对科学理论的呼唤变得更为紧迫。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黑龙江考察时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理论命题,在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举措,这些论述科学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变化和新问题,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认识达到了全新高度。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来看,它是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3]和我国经

收稿日期:2024-0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1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领域重大项目(2020-SKJJ-A-0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领域重大项目(2022-SKJJ-A-010)

作者简介:谢鹏俊,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曾立(通讯作者),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防经济与科技创新研究;刘书雷,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沈雪石,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济发展阶段转变^[4]的共同产物。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来看,生产力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体系^[5],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使生产力概念在理论层面得到了跃升,“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具有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的生产力载体^[6]，“质”和“力”主要表现在高素质的^[7]和以“算力”为代表的新质态的生产力^[8]。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出发,可以发现一般生产力主要满足人们的基础型需要,而新质生产力主要满足人们的发展型、享受型需要^[9]。因此,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生产力质量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理论和马克思生产力进步理论的创新性发展^[10]。

新质生产力的萌发依靠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活动^[11],为此就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推动。首先就要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形成人才成长梯队^[5],从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劳动者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贡献度^[12];其次要加快培育发展数据、算力等新质生产力要素,推动数字经济的生产关系变革^[13],实现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4];再次,要注重从质量互变规律出发,建设自由流通的超大规模市场,夯实新质生产力的量变基础,形成区域创新合作新格局^[15],并以政府保障和市场评估畅通科研成果的实际效益转化渠道^[16],加快新兴未来产业的布局和升级,以新型工业化催生新质生产力^[17];最后,新型举国体制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18],要成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19],带动落后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提升完善,从而在实践中彰显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价值,它是“历史之谜”的科技解答,也将促使人与人之间生成新的链接^[7],塑造新的生产关系^[20]。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集中于生成逻辑、内涵阐释、特征描述、路径探究和时代价值等方面,初步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研究的知识谱系。一些学者也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原理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初步的学理化阐释,深化了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认识。但总体而言,已有的研究对新质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分析较为零散、不够系统,而生产力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础性概念,新质生产力又是对这一基础性概念的创造性发展,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的唯物史观阐释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将新质生产力置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下,分析蕴含其中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助于彰显新质生产力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拓展新质生产力学理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新质生产力是当今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与衡量标准

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发展的前提性条件。人们对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历史领域作用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尽管生产力这一概念由来已久,也曾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被广泛使用,但斯密、李嘉图和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并没有科学回应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根源。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扬弃,通过联系生产关系阐释生产力,将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归结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揭示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现实性和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实现了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从此,生产力概念就建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之上,使生产力概念真正开始围绕现实的人而展开。因此,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生产力是审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标识性范畴,具有逻辑起点的重要地位,物质资料生产也就必然成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力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是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物质前提与客观基础。同时,物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是就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言,是以作为总的结果的一般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533}。新质生产力作为物质生产力的具体形态和最新发展,同样具有生产力的普遍性特征,也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强国建设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21]37},以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带动社会整体的进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也就成为拓展经济增

长空间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在形成过程中也将加速社会生产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193},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2]475}。

新质生产力是衡量当今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时就将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并以此为依据考察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列宁在推动俄国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更加认识到物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强调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22]209}。由此,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仅决定人们社会生活的状况,也是评判社会发展质量的现实参照。人类社会就在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中实现跃迁式发展,铸就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可见,生产力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3]311}。新质生产力依托传统生产力奠定的发展基础,是对生产力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效率和水平也是衡量中国高质量发展状况的重要根据。中国经济总量的跃升促使社会民众的现代化生活方式逐渐发展壮大,人民渴求在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多进展,这也给新质生产力带来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创新收益。在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和原创性技术的支撑下,社会劳动将创造更加先进的生产力,由此形成的质量供给体系将大幅提升社会大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例如,新能源技术对人类能源结构的改变,人工智能对人类能力边界的扩充,生物技术对人类寿命的延长,未来网络对人网物深度融合的塑造,等等。这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出现的科技成果和成熟产品是衡量高品质社会生活的重要标尺,人民得益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效也能形成更加智能、高效、绿色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而新质生产力一经形成,就将实现物质生产力在新时代的质变性飞跃,并能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动更多生产要素向新的更高阶段的生产力快速聚集和高效配置,实现物质生产提升与社会生活进步的良性互动,彰显中国社会生活变迁中蕴含的经济韧性和活力。

三、彰显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统一的时代性

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意识内生于社会存在,新质生产力也是党和人民对社会存在变化的自觉把握,更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24]19}的主动选择,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也就彰显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

1. 以社会存在的客观性为遵循,历史之变呼唤新质生产力

社会存在包括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是物质条件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理论成果均“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21]33},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同样具有相应的历史坐标和存在基础。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时代的变革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5]592},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经历层次多样的历史之变,如产业结构之变、科技革命之变、发展难题之变等。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的大变革与大调整为生产力走向阶段性质变创造了必要条件。

首先,中国社会具有产业结构升级迭代的紧迫需求。新质生产力是高新技术产业驱动的生产力,然而这一概念并非在经济大省提出,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首次提出,表明了这一概念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参考性和历史必然性。东北地区被誉为“共和国长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区,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考验,单纯依靠自然资源和重工业的经济模式逐渐落后于时代,东北如何实现全面振兴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长期重视东北地区的经济转型,多次为东北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东北经济发展确立了行动指南。由此,东北地区以“先立后破”的演进逻辑初步建立起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了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推而广之,全国其他正在推进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同样有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现实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就成为顺势而为的应然之举。

其次,中国社会进入科技进步“加速度”时代,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指数效应和倍增效应日趋强烈。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也迎来了依靠科技创新完成发展动力变革的历史机遇。当前的科技之变涌现出一大批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例如纳米技术、无人驾驶、超级高铁、大语言模型,等等,这些科技成果将对知识技术体系和生产组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而言,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人工智能的创造力得到增强,机器由单一的执行工具转变为自主创新的载体,社会生产力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比例将发生新的调整,人类也将进入体力和脑力双革命的时代,推动生产力的爆发式飞跃。因此,由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塑造的新型生产力形态也就呼之欲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就成为因势利导的科学研判。

最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重要节点,生产力呈现出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两类发展难题。生产力的两类发展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为不同领域之间发展失衡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协调,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不均衡、生产力的总量增加和民生改善不平衡等问题。而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表明在若干领域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点还没有被充分释放出来,在关键行业存在短板、弱项和“卡脖子”现象,体现出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但同时,生产力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两类发展难题是相伴而生的,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生产力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相互交织,不平衡体现不充分,不充分蕴含不平衡,这就需要能够实现既平衡又充分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予以解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也就成为遵循客观现实的必由之路。

2. 以社会意识的能动性为依据,主动应变催生新质生产力

唯物史观不仅强调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肯定社会意识的能动性作用。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24]22},社会主体需要充分发挥“识变应变求变”^{[24]23}的历史主动精神,以社会意识能动的反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的阶段演进。新质生产力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规律的原发性范畴,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发挥主观能动性,推进新质生产力在实践层面的形成与壮大。

首先,中国共产党主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奠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载体。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立了大量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依靠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优势快速吸引外资发展生产,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2]15}。但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尤其是传统产业开始升级迭代后,“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2]15},就更要以顶风而上的应变举措抢占未来发展的先机。我国“十四五”规划就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视为产业体系新支柱,将未来产业作为前瞻谋划的先导类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绿色环保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对GDP的贡献度逐年上升。未来产业作为面向产业变革的前沿性、萌芽性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由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成了前后承接关系,共同接力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各地政府也因地制宜制定了专项计划,以“‘政府引导—政治关联’机制”^[26]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24]25},并保障未来产业的孵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其次,中国共产党主动组织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科技攻关,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根本支撑。毛泽东就曾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27]351},在国际科技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这一仗已经上升到“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28]412}。新质生产力形成也更加依靠原创性技术的突破和科研成果的加速转化。党立足国家战略急需,部署了国际性、区域性科技创新平台,涌现出系列重大科技

成果,例如忆阻器存算一体芯片、氢燃料电池船舶、二氧化碳到糖的精准全合成、空间站的应用与发展等。《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23》表明,“2023 年,全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得分为 77.13 分,比 2012 年提高 16.85 分”^[29],科技创新的赶超跨越形成了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动能。

最后,新质生产力不仅取决于技术的更新迭代,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消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催生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发展命题同时也是改革命题,中国共产党基于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28]163},破解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党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主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社会预期”^[30],促使生产力供给不断成熟,精准匹配人民的高品质需求,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的发展问题。同时,党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推动要素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领域加速流动,在质的层面推动各领域创新效率提升,解决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谋划凸显了党对经济发展量质并重的自觉把握和主动追求,既要注重生产力总量的积累,也要提升生产力发展的质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平衡和充分发展。

3.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向来不走一些国家靠殖民掠夺、经济胁迫等方式实现增长的老路,而是通过开放式的经济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形成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经济形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24]19},既是中国人民把握历史大势,审视历史前进方向的必然选择,也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实践产物,体现出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统一。世界历史是人类走向解放的必要前提,人类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印证了普遍交往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交往活动对生产力保存延续的重要影响,认为生产力的传承和保障“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559},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交往有助于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但在世界经济深度交融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他们凭借自身的科技优势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强迫他国接受不公平的经济贸易规则,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例如:美国等先发国家不愿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事实,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进行经济胁迫,为维护既有的科技霸权悍然挑起科技战,利用国家力量进行技术封锁,炮制“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逆全球化手段,打压中国科技产业。面对外部讹诈,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敏锐观察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认为“外部冲击倒逼我们加快了自主创新步伐”^{[2]4},要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突破外部制约,从而掌握发展主动权。

因此,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在开放发展理念下独立创造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将有效回应全球发展倡议的实践需求。当前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开放贸易壁垒,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改善全球经济的失衡状况。中国共产党善于在历史长周期中进行比较分析,“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31],长期坚持“把本国发展寓于各国共同发展之中”^[31],不断带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例如,2013~2021 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平均贡献率达到 38.6%,超过 G7 国家贡献率的总和^[32]。中国在此基础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塑人类发展方向的进步意义。新质生产力能够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全球化公共产品,超越以资本增殖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推动全球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由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实现国内高质量发展的举措,而且有助于形成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示范效应,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变革生产力的创新道路。

四、蕴含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时代伟力

生产实践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推动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升。群众观点作为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样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为前提。就新质生产力系统本身而言,高素质劳动者是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最活跃的因素;就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1. 高素质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构成要素

劳动者是生产力结构中的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只有得到劳动者的实践运用才能转化为新的物质财富。劳动者也主导着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是人的创造能力的主体性彰显。但新质生产力是依托高新技术而生的先进生产力,也意味着劳动者将要从事过去从未从事的智能化活动。当前人工智能进入了自主的智能体时代,从创造性增强进化到创造性生产,对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同单个个体人类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广泛的信息源和知识源,具有更快的数据采集和信息处理能力,能够根据引导实时学习,总结归纳类比推理。而且还具备多重角色扮演功能,帮助个体人类实现数字团队功能,提升集体智慧成效。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生产工具,如何驾驭诸如此类的高智能生产工具成为广大劳动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劳动者素质必须要适应新型生产要素和生产工具的发展方向,才能以劳动者素质的跃升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活力。

劳动者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创造能力能够深刻影响生产力系统的发展状况。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整体跃升,也体现在对劳动者“质”的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昭示着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形式发生深刻变化,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劳动成为高素质劳动者的主要劳动形式。新兴技术赋予了人的活劳动以新形态,需要大量具有创造性思维,懂政策、懂科技、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组成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队伍。由此,培育高素质劳动者不仅在于知识普及,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能等方面的培养,更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随着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推动,当前人力资本质量的红利也正在日益凸显。《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324.7万人年提高到2022年的635.4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从2014年的111人次增至2022年的1169人次,排名世界第二^[33]。科技人员逐渐成为高素质劳动者的主要群体,促进了劳动者队伍结构优化。高素质劳动者的持续增加将形成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的梯次队伍格局,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支撑。

2. 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

人民群众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创造者,构成了社会历史“剧作者”与“剧中人”的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1]285}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也就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方向,推动着生产力向形态更高级的阶段演进。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建构起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科学理论。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广大群众通过劳动创造价值,推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变革。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人民群众在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社会创造的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更需要发挥蕴藏在人民之中的创造伟力,需要进一步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实际行动,并在实践过程中充分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好人民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关系,不断从人民的劳动创造中汲取发展智慧,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28]421},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历史新剧”同样需要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贡献智慧才干,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要将群众的分散性力量聚合为规模化的创造性力量。广大社会成员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形成创造历史的社会主体,处于离散状态的原子化、单一化的个体难以凝聚成强

大的创造活力,通过拓展“个体—群体—集体”之间的互动能力,才能提升全体人民的创造能力。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长期积累之上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就必须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30]。由此,需要将十四亿中国人民纳入到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共性主题的历史叙事中,通过劳动将自身能力对象化为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质实体,把若干个体的劳动成果融汇成先进生产力。同时,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数字化连接,消解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现象,通过数字化社会关系的拓展,凝聚起“个体—群体—集体”创造新质生产力“共同在场”的具体场景,形成全方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规模化力量。

3. 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导向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因应之策,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已成为中国生产力更新迭代的实践导向。毛泽东曾强调“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27]137},当前生产力总量的积累提升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催生出品类更丰富、类型更多样、个性更鲜明的美好生活需要。人口的数量优势构成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也创造出层次多样的现实需求。由此,“需要是生产的主观动力”^[34],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升级催生优质供给,必然以更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美好生活需要构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因。在人民的诸多需要中,更高水平的物质需要具有前提性、优先性的地位,物质需要的满足问题也是推动人类社会演进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就成为适应人民需求变化的实践举措。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社会生产力,体现供给端物质生产的公平性和绿色性。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保障,将以高质量供给不断释放社会生产潜力,从而回应和创造新的需求。马克思曾设想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35]200},新质生产力在全面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应运而生,能以科技创新驱动的更高生产效率推出人民期盼的公共产品,从供给端奠定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产品总量,为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为缩小贫富差距创造良好条件。切实回应人民在美好生活需要中的公平性诉求,以更加合理、平衡的生产发展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的物质需要。同时,新质生产力具有“生产性与生态性的统一”^[34]性,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生态维度。新质生产力是在碳中和道路上蓬勃而生的绿色生产力,通过在新业态、新技术的发展中推进生产力的绿色转型。从中实现超越“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不依靠高能源、高消耗的传统生产方式,而通过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和市场导向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因此,人民之需即是生产所向,新质生产力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在生产质量的不断提升中满足人民变化的、具体的、开放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生产力的一贯重视,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因而也就具有深刻的唯物史观意蕴。同时,新质生产力又是基于生产力概念的创造性发展,是当代中国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范畴,推进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新质生产力也就有了新的理论使命与贡献,即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中进一步确证“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理论命题,从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呼唤中拓展“历史科学”的实践成效,从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中有力回应“两个决不会”遇到的新课题。

1.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现实确证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5]188},这一理论命题凸显了科技作为渗透性要素的重要作用,毛

泽东也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7]351}。科技与生产力的密切联系奠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深刻阐述时,建构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科技创新”“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等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语义群,成为科学技术全面融入生产力结构的有力佐证,也是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的重要表现。新质生产力带来的质变飞跃就根植于科技在生产要素的引领地位,需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加以省思。

生产要素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是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集合体。生产力诸要素的辩证发展推动着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的螺旋式上升,生产力结构中占据主导优势的要素也会随着新的生产劳动方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同样具有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普遍性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和土地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快速的增长,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发展境遇。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促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的成本持续上升。同时,土地供给成本呈现上升态势,土地要素的红利递减。此外,新一轮科技革命促使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生产力提出了质的要求。技术、数据等要素的重要性在新时代全面上升,大数据、网络、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传统生产要素需要在科技、数据等渗透性要素的结合下才能提升生产效率。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只有主动塑造和培育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才能开辟新的发展模式以适应经济转型。

从生产要素的多样性变化可以发现,“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5]188}这一理论命题在新时代有了更多的现实确证和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科学技术的地位全面上升,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的周期日趋缩短,过去广泛存在的科研成果转化不能转、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的现实难题正在加速化解,科技创新正日益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标志和关键支撑。

2. “历史科学”的实践展开

恩格斯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6]153}。人类历史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和演进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可以“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7]10},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遵循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历程。以唯物史观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考察,将资本主义视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阶段性存在。马克思通过“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的辩证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联系,从历史场景上还原“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5]29},进而在本质上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开创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8]295},科学回答了困扰人类发展的“历史之谜”。从“历史科学”的实践意义来看,新质生产力具有探索未来生产力发展历史走向的重要使命,是走向更高历史位阶的生产力。

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立足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实践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以“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36]154}为依据,新质生产力同样出场于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场景,建立在社会生产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历史观”审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迁,将新质生产力置于赶考民族复兴的历史时空中,确立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目标。赶考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现实考验,面临着时空压缩性的民族复兴高难度考卷,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党赶考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一道必答题,从实践层面完成对“历史科学”的确证。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23]311},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历史构成了“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更能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开创人类历史的美好图景。

3. “两个决不会”的当代诠释

生产力的升级迭代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

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5]592} 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演进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下,分析了旧的社会形态的灭亡条件和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的条件。在这两大条件中,物质生产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两个决不会”思想也就给予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性自觉与理论自信。

新质生产力的萌发和形成将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发生质变的临界点靠近,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当前,面对两种社会制度的深刻较量,党和人民具有“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24]84} 的重要使命,需要“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24]84}。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做好这些准备的现实表现和重要契机。新质生产力出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社会主义形态下应运而生的先进生产力,也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程度,新质生产力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将使人们获得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也将促使党和人民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理性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领域的优势,摆脱“教师爷”般居高临下的刻意干涉,集中精力推进民族复兴的赶考目标。在办好自己的事中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实现中国物质存在条件的质性飞跃,有效带动其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提升,进而为“两个必然”的历史总趋势打下坚实基础。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立足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和系统化理论,而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形成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性、先进性、科技性的经济支撑。新质生产力作为物质生产力的全新形态,是中国社会生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与衡量标准,彰显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统一的时代性,蕴含着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时代伟力。同时,新质生产力对唯物史观又有新的理论贡献,它将进一步确证“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理论命题,拓展“历史科学”的实践成效,有力回应“两个决不会”遇到的新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21]131}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更多经济与科技领域的“无人区”挑战,亟需开辟大量“从 0 到 1”的原创性领跑赛道,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有效互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将会是党和人民的又一伟大创造。从唯物史观的学理上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也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有力支撑,从而坚定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习近平. 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3] 柳学信,曹成梓,孔晓旭. 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OL].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31228.0027.002.html>.
- [4]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2-22.
- [5] 张乐. 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J]. 人民论坛,2023(21):11-14.
- [6] 戴翔.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 天津社会科学,2023(6):103-110.
- [7] 令小雄,谢何源,妥亮等. 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学版),2024(1):67-76.
- [8]刘志彪,凌永辉,孙瑞东.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发展方向与战略——以江苏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23(11):59-66.
- [9]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 [10]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7-148.
- [11]李晓华.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J].人民论坛,2023(21):15-17.
- [12]王珏,王荣基.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31-47.
- [13]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14]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0.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113.004>.
- [15]庞瑞芝.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形态及培育[J].人民论坛,2023(21):18-21.
- [16]魏崇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3(6):25-38.
- [17]余东华,马路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6):90-102.
- [18]周绍东,胡华杰.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012.001>.
- [19]程恩富,陈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3(12):14-23.
- [20]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2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2]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王一伊,曾立,刘庆龄.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21):34-44.
-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9]刘垠.《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3》发布——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N].科技日报,2023-12-15(002).
- [3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001).
- [31]习近平.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12-12(001).
- [32]国家统计局.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EB/OL].[2022-09-30].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302/t20230202_1896690.html.
- [33]赵永新.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稳居世界首位(新数据 新看点)[N].人民日报,2023-12-31(001).
- [34]韩喜平,杜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学理性解读[J].思想战线,2023(4):12-18.
-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郑洪昌